

外国文艺

摘译

• 内部资料 •

7
1974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375 字数123,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85 定价: 0.43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鲍勃罗夫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译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范毅平（1）

适得其所的人（苏修话剧剧本）……………（10）

老家（苏修短篇小说）……………（89）

彩票的力量……………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98）

我赢了！（苏修幽默作品）……………（101）

美国《我们时代的秘密生活：〈绅士〉杂志上的新

小说》序言……………（109）

八次会见（美国短篇小说）……………（122）

钉鞋带（日本短篇小说）……………（137）

苏修文艺动态（4则）……………（104）

美国文艺动态（3则）……………（134）

日本文艺动态（2则）……………（168）

鲍勃罗夫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

范毅平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农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经济中最复杂而又最困难的部门”，说明苏修农业已经糟到了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不能不厚着脸皮呼救的地步。长期以来，在摆脱农业困境方面，苏修的文艺家们总想给勃列日涅夫帮点忙。他们用哀婉凄楚的笔调描绘农村衰败的情景，刻划农村老人们孤苦无依、怀念过去的心情。本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老家》，就是这样的作品。企图把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引起社会的注意”，但其结果，却散布了一种对农业困难无可奈何、悲观失望的情绪，简直是给勃列日涅夫帮倒忙。所以，近两年来，苏修统治集团通过他们的喉舌——文艺评论家们对“农村文学”的这种不称心的状况一再进行了批评。

如今，在苏修“农村文学”中终于出来了一个大受苏修统治集团欢迎的人——《适得其所的人》的主人公鲍勃罗夫。这个人被苏修评论界叫做农村的“外来人”。也就是农村的“当代英雄”。所受到的“礼遇”，也与工业上的那个“外来人”切什可夫完全一样：发表评论文章呀，开圆桌会议呀，吹呀，捧呀，……与以

前农村题材作品相比，此次可谓盛况空前了。

把鲍勃罗夫叫做农村的“外来人”，这是一点也不错的。这个鲍勃罗夫和前不久登场的工业上的“外来人”切什可夫有颇多相似之处。切什可夫是企图整顿工业烂摊子的“英雄”，鲍勃罗夫则是立志收拾农业烂摊子的“好汉”。他们一个冒着受处分的危险，辞去齐赫文企业的职务，到列宁格勒的涅列什公司二十六车间去“加强纪律”，一个则不顾父亲的责骂自愿从列宁格勒工厂回到农村进行“革新”。还有，不用说，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教养”的“现代人”。

和切什可夫的出场表明苏修工业遇到不可克服的危机一样，鲍勃罗夫的出场也反映了当前苏修农业极其困难的局面，和苏修统治集团企图扭转局面的十分急迫的心情。

剧本一开头写“胜利”集体农庄选举农庄主席的情形就表明了这一点。预定的人选谢列兹涅夫出乎意外地被党委否决，而事先谁也没有想到要选的农庄工程师鲍勃罗夫一经毛遂自荐便当选了。真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为什么区委书记谢罗夫和农庄党委书记戈里巴乔夫一下子就同意放弃谢列兹涅夫，而赞成鲍勃罗夫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一个刚刚从城里回来的“外来人”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叫病笃乱投医。“胜利”集体农庄是在情况十分不妙的时候进行这次选举的。在它面前正摆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青年劳动力大批流向附近的化学联合工厂。一年之中，“在布斯托尔贝村只有一个庄员的孩子进了学校，可是死了六个老人。”如果能够维持现状也就罢了，不，青年们还在继续流向联合工厂，“联合工厂将把所有的人都拿过来！”

“胜利”集体农庄的这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是苏修农业危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几乎所有的集体农庄都存在这个

问题。据统计，一九五九——一九七〇年间，共有一千七百万人离开农村。平均每年近一百五十万人。最近几年就更多了。青壮年走光了，老年人又一个个死去，农村就出现了《老家》中所描写的那样十室九空、土地荒芜的景象。这现象成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块心病。勃列日涅夫当然不会去同情《老家》中的那个孤老头子晚境的凄凉和他对于即将“销声匿迹”的“老家”的眷恋心情。不，这些个安娜、尼古拉才不关勃列日涅夫什么事呢！勃列日涅夫心痛的是，能够从农村剥夺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严重威胁了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这一点，从鲍勃罗夫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父亲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农村给的。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没有我们连宇宙飞行也不可能。除了农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拿东西。

鲍勃罗夫 对！没有地方去拿。可是现在人们在拿出东西来给农村。几十亿的投资不能用来到处补破洞。我们将在另一个水平上工作。

鲍勃罗夫岂止是“愿意知道”，而且清清楚楚地知道，不仅他鲍勃罗夫“所有的一切”要向农村拿，就是勃列日涅夫和他所依靠的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也是从农村拿去的。除了残酷剥夺本国人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拿东西。”千真万确。然而，鲍勃罗夫比他的老子更清楚的是：如今农村已经拿不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了。而且，叫勃列日涅夫伤心的是，为了挽救农业危机，他还不得不把从农民和工人身上搜刮的财富拨出一些去“补破洞”。鲍勃罗夫也为此心痛。然而，钱花下来就有用吗？几十亿投资连补漏洞也补不了呢！怎

么办？必须在“另一个水平上工作”，必须想办法制止农民外流的现象，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可是，预定的农庄主席候选人谢列兹涅夫对于这个头痛的问题竟然一筹莫展！戈尔巴乔夫对他早就不满了：“没有思想的日子难过，而在伊格纳特身上我似乎没有看到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新的思想”无非是怎样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剥削，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吸尽最后一点血。区委书记谢罗夫实际上对谢列兹涅夫也不中意：“谦逊和勤勉当然是好的品质，但今天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是不够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推选这个自己并不中意的人来当候选人呢？那是因为实在找不到理想的人。如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主动要担起这“一副沉重的担子”，并且发表了这样的宣言：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把每公顷的产量再提高一公担，再稍微增加些肉的交售量，如此而已。靠这个我们解决不了摆在面前的任务。农庄必须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去。

这真是句句话说在苏修“党组织”即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喽罗们的心坎上喽！你看，不但有气魄，而且连办法也拿出来了！至于中用不中用，现在可顾不上。即使仍然不行吧，至少在眼前可以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稍稍振奋一会儿。

总之，鲍勃罗夫必然当选。因为他正合苏修统治集团的需要。他当上主席，被称为“适得其所的人”，其实，他还是“生逢其时”的人呢！而且，正因为 he 逢到了勃列日涅夫为农业问题弄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的好时辰，才能够“适得其所”啊！

鲍勃罗夫要挽救苏修农业危机，不只是发发宣言而已，还着

实卖力地耍了一顿拳脚，狠干了一阵子。

为了把青年留在农庄，并且吸引已经流出去的青年回到“老家”来，鲍勃罗夫决定如此这般把农庄的基础“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

从改革开始，我们要消灭所有的牲畜分场，建设一个综合企业，我们将把所有的村庄合并到一个中心：居住、商业、生产、文化中心。人们将得到一切方便。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鲍勃罗夫对农庄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战略性的问题”上了。为此，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恨不得钻窟窿打洞去找人，弄材料，借钱。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可悲的是，鲍勃罗夫的这些努力一点也没有改变“胜利”集体农庄的面貌。鲍勃罗夫上台以后没几天，就接连发生了二十二起青年流进联合工厂的事件。逼得鲍勃罗夫不得不采纳农庄团委书记的意见，“有组织地”把青年“送”进联合工厂。这样，不仅可以给自己留点面子，还可以留条后路，因为在名份上，送出去的人还算是农庄庄员，这也算没有出路中的“出路”吧！

为什么鲍勃罗夫的“综合企业”不能吸引广大农民？这是因为在鲍勃罗夫的这些“革新”面前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我们不是指剧本所着力渲染的鲍勃罗夫和农庄管理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虚假的，作者有意用它来掩盖主要矛盾。事实上，那些不同意鲍勃罗夫的农庄管理委员会们与鲍勃罗夫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们在对所谓“革新”的态度上，确实有所差异，但那是因为他们农业问题上的失败的经历比鲍勃罗夫多，担心鲍勃罗夫的计划不仅不能挽救农庄，反

而弄得鸡飞蛋打。这并不是什么原则分歧。关于这一点，区委书记谢罗夫讲得很清楚。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么我们胜，要么他们胜”的时候，谢罗夫立即纠正说：

而我们可不让你们这样提出问题。什么叫要么我们要么他们？应当是你们也胜他们也胜。

那末，真正的矛盾在哪里呢？在于鲍勃罗夫的“改革”不敢触及也不能改变促成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真正原因。而且相反，他的“改革”正是要保持这种原因。

鲍勃罗夫竭力要我们相信，现在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他们所以还要跑出去，是因为农村的劳动比较繁重，而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却不想再用手撒粪了，他们感到在“联合工厂里工作更有趣”。这是说谎，用这个理由就不能解释鲍勃罗夫在自己农庄亲自看到的现象：建筑工场的几部起重机由于领导人不负责任已经停工三天了，工场上所有的庄员都在用肩扛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生气，要弄清原因或提出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苏联，“农业机械人员的流动率更高”。他们不是已经掌握了机器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民用锄头还是用机器去耕种土地，而在于他们和土地以及机器之类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关系。在苏联农村的所有制早已演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表面上当然还叫集体农庄，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问题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把持和控制下，集体农庄的农民要经受层层剥削：首先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残酷掠夺，然后是集体农庄各级领导的合法和非法的

侵吞和占有，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剩下的实在少得可怜了。在政治上，农庄庄员更处于无权的地位。《适得其所的人》没有写出一个普通的农庄庄员，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在决定农庄“战略性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个所谓劳动英雄、挤奶员兹维雅金娜，她好象有点与众不同，是农庄党委会的一个委员。其实，她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用以骗人的工具而已。

这还不算，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也要来迫害农民。化学联合工厂和“胜利”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苏修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这个竞争中，后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土地被占用，劳动力被挖走。正象索莫夫对鲍勃罗夫所说，将来“只有一座大的联合工厂！”“你对付不了联合工厂。科恰良只消用一个指头就会把你压扁。”这种自由竞争，是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娘胎里带来的又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然而，索莫夫说错了，最后被压扁的将不是鲍勃罗夫，他是不愁出路的，科恰良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好职位，高工资，好住宅。倒霉的将是无路可走的农民。

身受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又受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双重剥削，苏联农民在农村中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不能束手待毙呀，于是就纷纷离乡背井涌向工厂和城市。他们何尝不懂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从农庄到工厂，从鲍勃罗夫的手心里逃出来，跳到科恰良的虎口里去，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等待他们的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那个跑到联合工厂里去的索莫夫就说：“我反复估量过，……没有出路。”这里，包含着苏联农民多少痛苦和血泪啊！

鲍勃罗夫所搞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近几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越来越倾心的“工业农业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垄断组织。这种垄断组织不仅不改变现在的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而且相反,还要强化这种生产关系,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剥削和压迫。鲍勃罗夫的“改革”还刚刚开始,苏联农民就会感到脖子上的枷锁更收紧了。鲍勃罗夫从申斥工场主任和畜牧分场主任开始行使农庄主席的职权,无非是要做个样子给普通庄员看:对农庄的“优秀分子”尚且要加强纪律,何况尔曹?不用说,正在制订的“加强纪律”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加强对庄员的法西斯统治。当然,兹维雅金娜的地位“提高”了,她从母牛身边来到鲍勃罗夫身边,做了农庄主席的“助手”。实际是一块招牌,为鲍勃罗夫的“改革”招徕顾客、欺骗群众。

这种工业农业综合体自然也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竞争这个祸害。请看事实:为了达到建立自己垄断组织的目的,鲍勃罗夫和科恰良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别看这两个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之间是“牢不可破的联盟”,暗地里却在互相使绊子、挖墙脚。鲍勃罗夫用工资、住宅为诱饵挖去联合工厂的最好的建筑队长就是一个例子。可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呀!不错,他们都在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效劳,一个“要把联合工厂造起来”,一个要把“面包、肉、牛奶交出来”。然而,也正是这个“共同的事业”决定了他们非竞争不可。列宁早就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要两个垄断资产阶级之间不进行竞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种竞争和垄断的结合,苏修还算什么社会帝国主义呢?

“正是我们将消灭城乡差别”——鲍勃罗夫的口号叫得很响。但是,在城乡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工农业的垄断资本自由

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高喊消灭城乡差别，只能是一种自我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甚一日地尖锐化。”尽管鲍勃罗夫想方设法歪曲和掩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广大的工农群众是不会上当的。因此，对于鲍勃罗夫要干的这“一番事业”，广大的农民是绝无兴趣的。他们照样走他们的。这也正如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所说的，为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之类的工农垄断业组织操心，不是工人、农民的事情，“而是老板、企业家的事情”。这就是鲍勃罗夫“改革”所不可克服的矛盾。鲍勃罗夫这个人也是假的，造出来的。但他又是反映了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真实的要求。因此，可以断言，这个农村的“外来人”不会有好下场。他的父亲已经给他卜了卦：“你搞个天翻地覆，然后留个烂摊子给我们收场？”是的，留个烂摊子，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不只是鲍勃罗夫一个人的下场，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修正主义的“改革”者都只能是这样下场。

适得其所的人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 B·切尔内赫

载苏修杂志《青年剧坛》1974年第3期

人 物

鲍勃罗夫——25岁，集体农庄主席

戈尔巴乔夫——集体农庄党委书记，50~55岁

谢罗夫——区委书记，40岁

克拉拉

米哈依尔 } 建筑系的写毕业论文的学生

玛利娜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建筑系系主任

谢列兹涅夫——集体农庄副主席

别洛赫沃斯托夫——隔壁一个集体农庄主席，40~50岁

科恰良——化学联合工厂工地主任，40岁

兹维亚金娜——著名的挤奶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50岁

班尼可夫——农庄总畜牧师，25~30岁

瓦西利可娃——畜牧分场主任兼广播员，40~45岁

马连可夫——生产队长，50岁

斯图卡林——工场主任, 45~50 岁

别廖兹金——团委书记, 25 岁

塔尼娅——农庄主席的秘书, 25 岁

戈沙叔叔

鲍勃罗夫的父亲

科恰良的助手

索莫夫

巴雷金

第 一 部 分

〔开幕前, 剧中的一些人物先在台前走过。下面这些对话可以看作是剧本的导言和对剧中人物的介绍, 当然不是全体人物, 而只是同这一场合有关的人物。〕

兹维亚金娜和瓦西利可娃

瓦西利可娃 彼得罗芙娜! 您将选举谁? 选伊格纳特·谢列兹涅夫吗?

兹维亚金娜 那又怎么样? 他是个好人。

瓦西利可娃 或者, 选班尼可夫? 毕竟是总畜牧师呀。

兹维亚金娜 也是个好人。

瓦西利可娃 也许, 会从外面送个人来?

兹维亚金娜 你别耽心, 不会送个坏人来的。

瓦西利可娃 如果突然选了您呢, 彼得罗芙娜, 啊? 您毕竟是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兹维亚金娜 你以为我得了金星奖章后, 脑子也跟着灵起来

了吗？

瓦西利可娃 你的脑子一向是灵的，所以全村的人有事都去找你商量。

兹维亚金娜 可是商量的都是生活问题。而这个职位需要有管国家大事的脑子。

别廖兹金和斯图卡林

斯图卡林 但愿不要选上个傻瓜……

别廖兹金 不会。我个人即使对聪明人也不会随便就同意。

斯图卡林 谢列兹涅夫可不是个傻瓜！

别廖兹金 不是傻瓜。但是一般，中等而已……

谢列兹涅夫和马连可夫

马连可夫 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对于我们的支持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个人可以发言，说我们愿意在今后也同谢列兹涅夫同志一起工作下去。

谢列兹涅夫 不过我不强求，尼古拉·潘杰列蒙诺维奇。如果他们说“你干吧”——我就干，并将诚实地工作，象以往一样。

马连可夫 我们知道。您是个谦逊的，但是有原则性的人。您具备一切条件。

第 一 场

〔人们经过接待室进入办公室。进来后分别在会议桌后面坐

定，按照习惯，各坐各的位子。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立即开始从口袋里摸出眼镜盒，圆珠笔，大笔记本，香烟，随即开始工作：戴上眼镜，试了试圆珠笔是否写得出，把烟灰缸移近一些，在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把身体靠在椅背上。

〔别廖兹金仿效党委书记，摸出了香烟和打火机，不过他的口袋里再也摸不出别的东西了。〕

〔班尼可夫拿出笔记本和铅笔。〕

〔兹维亚金娜看见大家都在为开会作准备，也打开了手提包，但是连一片纸也没有找到。〕

兹维亚金娜 （向班尼可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借我一张纸。

谢列兹涅夫 （向接待室叫）塔尼亚，拿纸来。

〔女秘书塔尼亚走进办公室，开始分放纸张。区委书记看了看钟。〕

谢列兹涅夫 可以开始了吧？

班尼可夫 总工程师还没有来。

〔窗外响过一阵摩托车声。鲍勃罗夫走进接待室。〕

鲍勃罗夫

塔吉扬娜用手支着头在写信，
脑子里全被叶甫盖尼占领，
在这封冒失的信里，
散发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的爱情。

信写好了，折拢了……

塔吉扬娜！这是写给谁的信？①

① 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段，塔吉扬娜是长诗中的女主角。在俄语中，塔吉扬娜这个名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塔尼亚（小称）。

塔尼娅 写给“农机供应处”，订购联合收割机的配件。你昨天干吗不来跳舞？

鲍勃罗夫 事情多啊。贵族大人们的情绪怎么样？

塔尼娅 十分正经，而且有点阴沉。

鲍勃罗夫 我理解他们。因为不得不作决定了，而且无论如何也推不开。

塔尼娅 谢尼亚，就等你一个了。

鲍勃罗夫 我这就去。（打开办公室的门，微微鞠躬）您们好！

谢列兹涅夫 （不满地）您迟到了。

鲍勃罗夫 通知会议在三点钟开，离开始还有三分钟。

〔大家都看了看自己的表来核对这一点。〕

鲍勃罗夫 但是如果你们决定提前开始，我也不反对。

谢列兹涅夫 （明显地讽刺）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

鲍勃罗夫 我允许，我允许……

戈尔巴乔夫 我宣布“胜利”集体农庄党委会议现在开始。请区委书记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谢罗夫发言。

谢罗夫 共产党员同志们！两天后就要开全体庄员大会。议题只有一个：选举新的主席。曾经有一个时候，主席是从外边给你们派来的。那时你们在自己的集体中并不是总能找到精明能干的领导者……可能，你们也没有很好去找。现在，农庄里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了。已经有人可供选择，有人可以推举到领导岗位上去了。

〔书记把这些话说得很激昂，在场的人都开始微笑——他们很乐意听到这些话。〕